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二

明 胡應麟 撰

書牘二十三首

報王中丞先生

客從婁江持雙赤鯉至剖之素書在腹封識宛然知葛
仙翁以是月望日寄我者也新詩字字欲飛函關紫氣
闌風朝霞自不當以漢唐凡格論賞夷考古昔才人列

名謫籍若李供奉之長庚杜拾遺之文星典吏白舍人之海山使者皆烜赫可徵迺其仙去之後間有篇章往往不逮存日豈詩必窮而後工一躋通顯涉要津無論欲界清都鈞有才盡之厄耶以今觀于執事而知二三子之才不盡于人間而盡于世外猶之乎非才之極也否則傳記所稱二三子之得仙有未必盡然者即如執事一旦奉上帝御書為五城十二樓長將製作遂侔化工異時續成四部于鈞天之臺萼綠吮毫蘭香和墨智

瓊捧研騰楮價于七襄耀文光于八極庸詎若長吉小
兒受帝命賦白瑤宮迄無片語隻詞流傳人代耶聞次
公小需次作關西夫子便欲桂冠聚首之期逆計不遠
東方生所記聚窟鳳麟洲儒家者流每謂譴浪究竟得
之耳目間漢武皇而在今當無不與同時之恨矣晨起
值三青鳥海上旋敬附尺箋于五雲閣下

再報元美中丞

不聞笙鶴之音又閱月矣瑤池大羅咫尺人世東南中

山舁遂與海上三神無異顧安得如費長房持葛陂九節杖乘風馭雲飛入壺公白玉樓也歷稽古今才彥往往見忌造物小兒羈旅窮愁疾病夭折悉是其常無足嗟怪甚而戮辱不免其身何以故取精秦多取名秦劇消息盈虛更倚互伏吳穹定數孰能踰之且秦漢以還證道之士非童年屣脫室家遺外一切則壯歲萍棲草澤屏息萬緣彼其于世味毛髮染指便無復登真之望固未有優游百順極紛華鉅麗之享于人間而又叅峙

兩儀握悠久靈長之柄于物外者惟是執事江東望族
髻髻青雲父子弟兄奕奕蟬冕重以文章之妙姬孔千
秋學問之宏威文六合茲又接引上元印心大道永漏
岱宗之籍長居建德之鄉竊恐司命之君將愈益不勝
其忌雖然天以古今全盛之材縱執事矣則亦安能不
以古今全盛之算畀執事今而後即冥冥之中欲有所
簸弄顛倒知小兒伎倆不足當王先生一哂矣迺若一
時艷慕之儔稍覩末光頗聆緒論而人人自謂大丹可

得黃金立成端簡朝元刻期拔宅至以東南仙聖游至
八百之多者應麟竊又以為未然夫升洙泗之堂不必
皆顏冉比唐虞之屋不必盡巢由故明老著書惟吐舌
于闕尹牟尼設教僅灌頂于文殊固知學者牛毛成者
鱗角百代接踵一士比肩不然胡喬松而後冲舉之證
寥寥楊許以還宗派之傳落落也臣之少也亦嘗妄意
茲途銳情往籍既而屠龍悞日畫虎彌年萬稗未登蒲
柳先撥神明耗竭齒髮變衰深惟根株鈍弱運數涼蹇

馳驅不朽之場已為溢分覬覦長生之業切慮無階每
攬觀九命所陳時復三嘆自失何敢以蟻蝨規圖園綺
蟋蟀等壽昆騫哉伏惟執事丹臺之上屢賜手援竊計
高真紫府之前或垂齒錄而度德量力徘徊中宵實所
未厭故寧求觀于小道無使見笑于大方執事者將亟
賞其自知之明為復亟哀其自畫之陋也信筆縷縷不
任主臣青雀西來尚毋金玉

弇州書來云僕已辦兩青鞋作西歸津梁計

不意中道為易遷宮所邀然玄關一竅大較
非異足下仙才也有意捐夙障從我游乎

與少司馬王公

夏五附小狀水曹屬車駕北征竟以原札返舍卧病衡
茆海內交知聞問闊絕燕鴻吳鯉河山邈如尺一之訊
久藏笥篋乍者驟聞留都大司馬之命中夜躍然如執
事曠劫人豪即九州之長奚當一呖然而斯舉也生色
詞林吐氣文士即不為一身一家慶能無為盛世得人

慶也應麟仰藉寵靈株伏以來體氣漸平飲啄無害惟
世念益灰冷將移家金華窮谷中為石羊君供伐薪汲
泉之役惟是二親斑白下寡弱息旁無幼弟徘徊顧戀
未即飄然適以丹元子告疲并聲韻暫東高閣竊懼一
旦溘焉為門牆羞因稍稍檢拾故所論著十數家災之
于木庶幾楊氏之玄中間挾幽摘遐剔訛糾繆頗以一
斑自信即古人閎鉅之業未敢覲心較近日用修之鹵
莽差謂愈之屬剗剗未完新歲之春當持以奉獻也間

嘗竊謂文章學問本非二途無論左馬杜韓人皆淵洽
即六代唐初風軌具存自宋熙豐趣尚浸異迺一時博
雅尚有其徒弘正諸賢號稱復古操觚雲湧而咸以讀
書為戒至有晉魏以還茫然心目者噫是詎可聞于鄰
國也故不肖妄謂國朝文章之盛幾軼古先而學問之
衰無逾晚季至于嘉隆玄談日沸即豪特之士崛起其
間而屬辭者虞譏于堆垛多識者取誚于支離不有執
事出而挽之將恐兩家者言浸淫無極天不生仲尼萬

古如長夜虛語乎哉不肖夙抱此懷以時多枘鑿未敢
誦言今惟一吐于執事之前且卷而懷之以俟異世矣
六詩過蒙獎飾彌匪所安仲默于鱗千秋一出即代興
迭王明德方隆奚小子之敢覬覦惟執事不靳深教庶
幾竭蹶趨之不一

謝司馬王公石羊生傳書

卧疴京口兩辱手書厚德榮施迴逾骨肉而鄙劣姓名
濫叨鴻鉅千秋百代快覩身前今而後所不以九死餘

生奮蹶竭趨圖國士于萬一非夫也南中閒局即本兵
重寄未足展命世才旦夕璽書趣召大拜樞衡稍出緒
餘膏澤寓內俟三千八百功滿行圓然後拔宅紫霄乘
風玉清即仙籍中且將列銜無上區區人間世駒隙蠅
頭詎足點之眉睫也

與大司寇王公

伏中襜褕名園留連浹日遂閣崇臺雕闌畫楣金碧瑩
皇炫耀心目而荷颺蘭馥侵裾襲履松聲竹色盈觴夾

坐皆非復人間世往籍所志洞天福地類以浮艷過實
等之寓言迺今耳目覩記殆軼所聞矣六月之杪僅抵
故廬二親在堂兩孩繞膝青緗萬軸薄用自娛間有呻
吟大都倦遊所得加以藥物之餘意氣漸盡知大方壇
坫不足當一笑也伏惟晉秩南都崇遷八座國朝文人
學士度越宋唐獨名位遠却執事者實始兼之暇日登
鳳皇之臺揮如椽而引大白千秋著作將遂併廢一朝
不肖足疾稍瘳秋杪扶藜躡屨躡躑躅高牙快覩羽儀之

盛不知珠履末行肯一廁會稽狂客否也

與王司寇論丹鉛諸錄

客歲三狀起居俱未獲垂報殊極悵悚豈鴻鯉浮沈將
大教奪冗未發耶自我公晉陟崇班蒼生拭目門牆末
士踴躍曷勝想像留都燕間建朱節震華鼓釀酒大江
弔古雨花鳳臺畔無論六代諸君即李供奉久擅金陵
王氣今且却步三舍區區孫仲謀劉寄奴輩徒豪舉一
時胡足道也新春伏惟台候萬福靈光一柱南極一星

撐柱照臨大千世界蓋九州之內華封之祝有同心焉
詎直鄙人私慶而已麟自客夏病歸沈痼就平慈顏奄
背創深痛巨幾不欲生深惟千秋不朽之權有海內鉅
公在冬杪倘能扶曳當擔簦負笈候命聞人計執事不
靳餘輝榮賁幽壤也病中檢撫稗官十數種生平佔俾
概見大都其半剗剗麤完尚多未備急于教削先此上
呈中間數弓稍稍舉正丹鉛諸錄曩讀用修書絕嘆以
為國朝不可無比讀晦伯書則又絕嘆以為用修不可

無惜繩糾所得僅十之三因取厥義例增而廣之得失
是非方冊具列不敢俾用修之誤復誤後人竊惟當世
子雲無逾執事故敢悉効其愚不知千慮之餘時得一
否雖然執事今方深入無諍游心太初談堯舜于戴晉
人譬猶一映而況乎區區齊魏之爭奚異乎蝸之左角
也

雜啓長公小牘九通

臘盡以家嚴命強起涉淮屬徐沛運艘旁午鷁首復東

中途改歲將觀燈于廣陵雨阻弗克仲春抵瓜步晨渡
大江遙望金陵宮闕神爽翼翼幾欲奮飛迺賤軀瀕死
之餘步履踰踔加以僮僕流移一水盈盈邈如天塹惟
是清宵魂夢恍忽高牙大纛間比聞憑軾趨南中者日
以千計龍門之盛絕古今益嘆鄙人之瓠落也

二

某於詩歌即結髮從軍大小百戰而僻處海邦進寸退
尺曾不足稱王夜郎擁衆扶餘而敢妄希壇坫之盛惟

近所著詩數內外四編頗竊自信管中之豹蓋生平精力畢殫此矣昔楊中散著書以俟後世屬當世無子雲耳世有仲尼子淵殆庶幾且附驥顯矧師友淵源未及游夏者耶數朝計已卒業知齒牙餘論匪所惜也

三

執事之于文章也前無昔賢後無來哲內苞函夏外徹裔夷聲譽之隆焜耀存日亘賢劫中當無二矣迺天之所為獨縱執事與執事所為迥異諸人者叩之所以或

莫能知也告以所知或莫能信也嗟嗟執事少陵氏之
在唐厄窮卒世當時齷齪餘子吾無暇責君如開元帥
如嚴武友如李白亦概棄且忽焉至元相國韓昌黎而
後始論定豈杜猶有待哉要以自信確然弗為時沮則
屈宋曹劉甫也業先自任矣

四

弘正諸賢律詩寡合而古作時自可觀嘉隆諸子近體
偏工而古風幾復絕響兼集其盛者執事外李何二氏

國初若高太史亦庶幾焉次公足稱具體此外非無名世總之一技之長顧未易為學人道也

五

徂春結夏往來燕吳閩越間得書經史子集一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卷詩樂府歌行律絕一百四十二章名山川岩洞瓌瑋絕特處足迹所歷又無慮十餘生平之游弗壯于此執事得無樂聞之敢悉以布于左右

六 來云蘭谿新酒碧于泉一斗真堪價十千

自明公之月旦行金華遂無處生活然尚據麻姑上游
將無繇皇氏伯仲故耶朝來驟得新評覺壚頭光焰頓
爾萬丈急呼竹林舊游浮大白三百澆之不知鼻端之
出火也

七

金華三洞天朝真冰壺雙龍皆幽靚窅絕洞前產嘉蔎
殊不下陽羨建溪已買田其麓刻私印珮之曰金華洞
牧羊君何時仙躡乘罡風過此呼萬石羊起立攜手一

大笑青雲中也

八

秋杪裹糧挈同志登金華山絕頂夜宿孝標紫薇岩慨然念其人士軋伎君下刼悍婦終身戚戚無一日歡而此山此岩遂千古為其有至國朝遇先生而名益爛焉彼華林之黻冕惡乎在因以鉄如意擊岩石大呼劉生姓名酹鸚鵡十餘觥林谷之間恍若有嚮而答者

九

昌黎氏云揚子雲著書以待異世之為子雲者迄今千年未嘗有兩子雲也僕未嘗不大笑其言士患不著書或著書不能千年耳夫世有昌黎矣而尚為無子雲哉

與王次公

仙舟過潑不佞獲以年家子側侍笑言蘭陰之下淹留竟日山靈動色白雲晝飛子猷返棹昔為雅談方之執事殊有慚恧所乏者戴安道為地主耳吳使嗣還伏荷手教麗藻素絲光照蓬室重以覆瓿之業仰託大篇匪

侯芭之素而過辱子雲之知茂左思之才而濫冒士安
之賞即千載而下持以不朽寧獨一時知己感哉于時
輒成二律錄寄扇頭新春亟擬挾笈裹糧候公于匡廬
絕頂則復以舍事倥傯就道中輟俄聞副臬之拜側身
西望愈益神馳伏惟明公以命世偉才當右文鴻運翱
翔華省歷有歲年日且大究其用于天下令異時屈指
我明豪傑有臯夔屈馬合而為一者非古今文人快覩
事耶豫章奇秀不啻九江雖蓮峰瀑布暫遠旌麾而西

山爽氣日候几席暇日登滕王之閣揮如椽而引大白
昌黎子安有靈當局促三舍矣賦成見寄引領來鴻無
任惓切

奉次公敬美

自去冬邦相丈來邑即懸企台旌過潞為平原十日懽
中間抗疏乞休悵望彌日暨豫章迎吏至知疏上留中
輒又慶幸久之迴仙舟辱臨敝邑不佞曾不能奉宿昔
教也則何以稱北道主哉憶乍艤棹蘭陰登高握手迫

晚言別情況種種神思欲飛執事念及斯時得無一為
悵然否尊使還吳遠辱手教惠貺駢蕃殊出望外酷熱
中展大篇讀之清風穆然襲我肺腑蘭陰澱水再經品
題異時遂為勝地非特鄙人幸也感佩何可言何可言
車駕已至豫章江右諸公當復有倡酬之什伏計內遷
旦夕舟過敝邦更得于高牙太纛中望見顏色尤私衷
所切計也喻使歸里敬附短章珠玉在前令人辟易無
論形穢伏惟削而教之

與王太常敬美

婁江一棹載靚清光浹華館授簡飛觥窮日落月以
二先生為北道主而兩司馬為坐上客無論金谷蘭亭
不知郢中鄴下能專此盛否而應麟以世講之末濫辱
提攜渥聆玄教迄今追憶猶神動色飛于澹圃之間春
和伏惟道候萬福執事千秋大匠一代儒宗而永盛
年棲心禪寂豈特名世僅見求之前代邈難等倫第神
龍威鳳終非數澤中物昔右軍一憤遠引後世往往有

未竟之嘆妄意執事焚修之暇暫出玄關俾寓內蒼生
稍霑福澤旋復拂衣稷契巢由參合為一足稱古今詞
場一大愉快豈執事無意乎名園清適大篇奇句日益
繁富曩面乞諸題計俱脫稿萬希揮擲以慰渴饑新正
病卧未能走候輜軒專人代叩暮雲春樹神與俱馳

報王敬美先生

客歲束書北上捫衣龍門瞻望山斗十年寤寐傾倒一
朝至愉快也落羽南歸風塵眯目辱明公載啓玄關進

之晤語中宵揚扆萬古若新第于時玉體違和未竟請
益西天阿閼隨見輒隱延平雙劍乍合復飛不無悵悵
耳行日承惓惓盛心勗以大業應麟自髫髻誦法古昔
窺豹有年比來屢奉教言彌復領悟于古則樂選歌行
近則五七律絕叩源推委具得體裁構思吮毫時出蹊
徑當意所獨得神情飛動身世並忘南面王樂無以為
喻第犬馬邇來益苦多病竊恐力不從心遵道中廢為
門牆累非復淺鮮所冀執事終始造之乍漫與友人評

覈當代竊以弘正之才博于嘉隆而精詣未極嘉隆之才密于弘正而統括未全弘正材饒于古即朱顧孫鄭歌行時自可觀律則以獻吉為之而猶未暢嘉隆材殫于律若吳徐宗梁近體各臻其妙古則以濟南出之而猶未超故規雅道于儒門則廣陵才近體顧孫長興德隣卜氏昌穀子業古選夷清于鱗明卿近體尹惠仲默具體猶顏氏之一間獻吉聖域類湯武之未優必求神化無方古今悉備詞人周孔藝苑唐虞長公一人而已

至如精詣則厯下武昌兼體則信陽北地而且絕出羣
蹊自建旗鼓如迦文之後少林西來獨啓禪宗別開甘
露者執事一人而已同調犁然頗稱確論計門下燕閒
省及噴飯案頭也還山大序暨北上長歌統惟揮發側
身東望神爽奮飛

雜柬次公四通

王穉欽不死可名才子吳明卿雖老祇作詩人二語于
兩君可謂千秋斷案大抵穉欽才具過吳即詩文運庭

作者而天授處勃勃不可掩吳才情藻繪皆匪王敵而
近體卓然名家由工力深至故也若吳自近體外諸古
風樂絕種種非長而王之五言律雖長公擊節稱善格
終出吳下則天授難以盡憑而人工不可不力審矣鄙
見夙爾乍聞執事茲評不覺犁然心醉以為王吳復生
亦當款服而晚進深味茲言受益非眇輒援筆退紀之
并綴一轉語以聞執事將無莞爾而笑也

乍齋頭觀鄧氏函史屬辭聯類足遠繼扶風而近騷樵
李亦文獻之一徵也嗣讀其上編迺潦倒無所發明盖
下編先就且史才不易志特其一端故耶陳晦伯博洽
自居所著述自正楊外若經典稽疑數種皆淺隘不足
觀天中記尤僕所未解者類書之體有二匪博則精此
書既極挂漏又所輯皆凡近庸冗事以擬宋人海錄彼
猶有意而天中何也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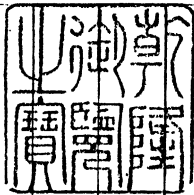
李于鱗以詩鳴而唐詩選一書去取乖方靡闕軌後陳
晦伯以學稱而天中記一書采掇蕪陋罔裨見聞李序
說大自矜持陳篇名高自標目良可作對往嘗疑詩刪
匪出于鱗乍始得之執事將英雄欺人或才識異軌耶
第李序雖持論過高獨造之見尚足千古陳故一書簾
耳詩文意義多所未諳矧操筆自運而可責之然天中
類書捃摭故典本子見存亦何難辨而疎淺若是唐宋
迄今類書存者十數家得失短長大都等埒明無類書

而是編之輯殊為可笑蘇子瞻以五臣注文選俚儒荒陋詎曰增足于蛇已耶

四

劉義慶世說一書誠古今絕唱所謂三嘆有遺音者然至執事伯仲始大顯長公序中四語得其神綮即令世說自評無極此妙顧學人未易點頭執事復卷為之標句為之繹遺恨無毫髮矣第前史藝文志臨川所纂尚不下數種今一二存廣記中較世說霄壤不侔也豈精

力固盡此耶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_臣翟槐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葉蘭

謄錄監生_臣張元任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三

明 胡應麟 撰

書牘一十三首

報左司馬汪公

應麟生長于越材質庸下行年三十落落于時顧聞海
內文章鉅公有身任千秋萬世之責者必振衣引領冀
一趨其下風蓋自燥髮迄于今茲猶一日也曩歲浪遊

燕中每從一二兄弟捧誦執事諸大篇輒擊節服膺以
為丘明太史並見當代惟時執事方馳驅四方折衝萬
里戟門大纛之下草茅禮絕不敢以姓名通既執事拂
衣東歸黃山紫氣咫尺相望日夜裹糧負笈庶幾一登
龍門坐家母沈疴歷年日尋藥物盈盈一水奮飛無從
竊意大人君子棄置牙頰間久矣邇者喻明府坐中伏
辱瑤緘下訊慰誨拳拳且勗以青雲期以大業五內鏤
刻如不欲生古人薄感恩而死知已曰知已不易遇也

如應麟者謏才末學無異醯雞即有呻吟何足當名世
鉅公一呖迺執事以喉舌之尊山斗之重不遺葑菲采
掇芻蕘即握沐吐哺之風奚以過此此應麟所為徘徊
中夜神爽飛越于大匠之門者也應麟自少日厭棄舉
子繫心聲韻乾沒歲月迄無所成頃因王次公聞問長
公獲當眄睐俯仰宇宙亟欲求知者明公門下耳迺今
賤姓名濫竽臺翰即未敢遽從國士之後生平寤寐之
思慰矣明府使便敬布腹心俚刻十種奉塵玄覽伏惟

俯賜鑿削終始大惠不宣

奉汪司馬伯玉

自秋風起嚴瀨日候仙查既則歲行盡矣知執事遲遲
其行以愛弟故也因束芻漬酒東下婁江哭司寇公于
弇園哭奉常公于澹圃瑯琊二墅風物宛然觸目劇心
靡匪河山之感追惟曩歲縹緲樓豪飲仲淹跋扈飛揚
而執事丰度頽如恬如穆如廣廈百間澄波千頃混茫
空洞了無垠際兩王公塤簎二美并合一朝明月並懸

高霞雙映迺不佞嶽崎可笑亦令點綴其間十日華陽
縱譚今古真宰上訴萬象欲新乃至改席良宵張鐙乙
夜名花異薜左右錯陳俊味芳羞先後層出子夜數闋
清商半部軟語冷譴時時間之神動機流阿平絕倒真
如大雪行山陰道應接不遑迄今眷戀舊懽庸可復再
衰草斜陽寒蟬荒笛一慟而外他非所云伏計執事俯
同斯念異日者青牛望氣白馬踐盟弇園澹圃真是不
堪重過也王氏諸郎君朗朗玉立瓌姿異質咸自絕人

渥注丹穴之座故非凡嗣下轅所能彷彿嘗試竊窺其
志慮庶幾克紹前芳不僅僅朝暘天殿而已長公身後
屬籍大篇以存者任歿者是在執事攬觀古昔文人類
多抗厲即國朝弘嘉二李雖開創之勲迄今為烈興起
之效邈乎未聞至同好相凌同名相戾尤藝苑之中膏
肓之疾復有生食其力死食其言者紛紛輕薄殆不忍
譚惟我汪王兩公偉度冲襟囊括海寓如南岳青原並
收法嗣維摩師利互闡教宗一時善信稽首皈依就之

如雲望之如日且瑯琊才具之于濟上不啻諸葛之視
魏文而推賢竭誠無所容口執事年輩之于長公大類
青蓮之于工部而和衷合德無復二心迴視李何往復
紛爭幾以詞場化為敵國良可慨嘆夫于鱗身後長公
業任之矣長公身後匪執事疇任也曩長公存辱命為
傳茲集序仍玷姓名一么麼鄙生廁五六鉅公之末執
筆忸怩固知所措稍一構思愧汗淫淫繼之雨泪簌簌
矣顧幽冥之寄終不敢忘所冀大匠宗工不吝教我俾

仰藉寵靈下報知已萬一不勝大愿春寒苦雨日高卧
太函中奇句新篇動盈篋笥幸毋金玉以慰遐心仲淹
比來安否仲嘉游道若何士能奇興勃勃書持牙籌入
都邑作豪估夕擁燕趙卧狹斜鬚髯如戟丈夫態殊可
念第黃四娘家滿蹊花木頗聞易主不虞冀北羣空耶
想像執事疇昔風流倏忽又如隔世矣中年後一作書
訊知舊傾逝離此之感百端交集宛然衛洗馬度江時
狀曹子建所謂保玉體享黃髮良獲我心屈指當代賢

豪喪頽幾盡伏惟執事為世靈光為時大老當今氣運
盛衰中國輕重詞場有無蓋以一身係之萬惟加餐自
愛以上膺穹眷也

中秋湖上飲歸柬伯玉司馬並元敬大將軍

東南之最勝者錢塘也錢塘之最勝者西湖也西湖之
最勝者湖心亭而湖心亭之最勝者中秋月色也以湖
心亭而當中秋月色而得司馬公暨大將軍為北道主
而又得海內名流十五六為之客而又益之以不佞胡

生之狂謬亦濫竽其間焉茲游也茲集也可謂才無乎
文武而美盡乎東南事絕于湖山而聲光乎宇宙得非
千百年最勝中之尤勝耶夫秦甚者衰之候也盛滿者
缺之徵也惟尤勝于千百年之最勝也而造物者弗能
無忌矣而酗酒者弗能無譴矣而古人最勝之集屈指
于千百年而弗足者于是乎折足乎一夫而有餘矣夫
詩文書畫其體殊其用一藝則鈞藝道則鈞道不朽則
鈞不朽不足為則鈞不足為然而鈞之未有非其才而

至其域者也古之同學書者弗勝則去而為畫同學畫者弗勝則去而為塑藉令同學塑而弗勝也下于塑而可至其域者彼且樂為之何也彼誠樂于至其域而無所取于蹈其名也夫詩文參天地闢盛衰書畫亦合神明符造化東漢諸賢伯英子玉輩不以文易書東晉諸賢逸少世將輩不以詩易書三目翁不以書貶帝虬髯公不以書貶王曹孟德不以書貶霸虞永興不以書貶忠歐率更不以書貶孝褚河南不以書貶諍顏平原不

以書貶殉蘇子瞻不以書貶才黃魯直不以書貶節朱
元晦不以書貶道趙吳興不以書貶藝虞伯玉不以書
貶學王介甫不以書貶拘張思光不以書貶狂米南宮
不以書貶顛歷證古能書之名書于人果何負也而稱
彼能書又實匪不肖意也藉令不肖意而所稱又實匪
其人也湖山盛集觸目琳琅家享黃初戶饜大厯其孰
非詩而且文者至于書則不必人人能不肖所為舉公
瑕而獨贊之也猶之乎頌明公之武功而美戚大將軍

之文事也夫公瑕之詩不肖固贊之不啻口出者而彼
以為譏則僕于公瑕亦有所譏耶蓋不佞有是言誠為
公瑕而未嘗為彼而彼以沈湎之餘乘閑詈之後修睚
眦之隙報疇昔之故跳梁于湖光山色之間吮叫于朗
月清風之下使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王衍無暇于清
譚賈誼屢為之太息蓋自有中秋有西湖以至今日未
有若斯會之奇亦未有若斯會之厄者也雖然其人醉
矣甚矣而與較是非計得失是不肖亦醉也而亦甚也

況其始而怒號旋即創艾長跪乞盟者再指天畫地而自誓者三皆金觀察沈侍御所目擊當其時不肖第付之一粲而已而何所復芥耶以執事方酬酢衆賓事之顛末或未曉暢其詳且使問之惓惓也故敢布腹心于左右者

與汪司馬

歲杪威大將軍過溪上肅狀起居計入尊覽首夏北歸抵京口友人拉遊浮玉徜徉大江雲濤雪浪間遙望焦

先先生宅隱見鼇背猛欲移舟一登而風雷陡作竟為
同行所尼比至吳門問訊則聞翁避暑吸江之亭且匝
月矣一水盈盈坐失良晤悵恨不可言已附小刺景升
且冀仙槎迴日胥命嚴瀨迺關門紫氣迄今杳然將取
道餘杭更如曩歲耶朱博士以堪輿赴歛敬附八行俟
明春賤恙稍瘳躡蹻龍門用慰十年饑渴也前寄扇頭
詩極草草茲更賦七言一律薄展候衷伏希大匠鐫削
不宣

報伯玉司馬

自餘杭別仙駕再宿遂抵金閶周公瑕健飯猶昔獨兩
耳聵聵甚已於歲首辭謝一切謁者以先宜人誌出執
事大手筆也而不肖復通家累世誼萬萬不得辭因強
為書石適刻工沈幼文偶暇旬日鐫成神采斐然精華
奪目自詫暮年最得意書也新春方擬貢上搨成者百
幅適鄉人齎大教至云仲淹已即世矣十載同盟一朝
電露私衷悼惻何可勝言執事天篤友于際此故難自

遣第瑯琊海沒宇宙寥寥砥柱詞場靈光藝圃萬古文
柄執事一身繫之即手足之恩勉為少割且仲淹學成
名立第五之稱亶足以豪而其遺文在篋孤子藐然微
執事而孰為經紀之此不可不蚤為計也僕比來舊殖
益荒間取樂府諸題一二擬議之六句之中遂得十卷
已刻成并誌銘貢上此道蕪沒千年瑯琊一振今又厭
厭長夜矣不肖間得其意耳于古人無能為役也白榆
百八十章啓之旬月固霍嫖姚天幸實傲執事寵靈惜

不獲長公見之雖然日月逝矣後人螢爝微光藉有所
明不過容隙執事濫賞至以吳匪越班此非鄙人所敢
聞命嗟嗟夫豈直今茲千百世而下事已定決矣世儒
狃狃詈亞父鴻門之後謂沛公死天下寧無沛公迺自
漢距今未覩有兩沛公也千百世而後之于長公可知
也不肖近為長公續稿序讀者頗有阿私所好之疑夫
古今作者方冊具存試歷舉不肖所列諸家叅以弇州
四部二稿虛心易氣互見短長然後知不佞之語為不

慚而弇州之造為不易計當今寓內惟執事首肯斯言
他非所敢必也若騷不埒楚賦不逮漢古詩不敵東西
二京則自唐以迄今日皆然不肖夙持此論當長公存
日屢發其意于詩數中長公弗以為忤且非獨自唐歷
明而已建安黃初去東西京幾何曹劉諸人製作已大
逕庭昔人論禹入聖域而不優謂堯舜之後復有堯舜
且猶難之噫此未易為耳食道也若夫體多總雜而間
涉豪麗格務兼該而時流輒近語必瑰奇而或傷浮巧

事惟竅密而小遠性情此弇州之大亦弇州之病弇州之病亦弇州之大惟是初學讀之則茫無入手習之則率虞捧心故不肖嘗謂唐之老杜今之弇州皆學人末後一著非入門發軔所先政若汰其離而標其合則唐人何渠能越老杜令人何渠能望弇州譬則崑崙為天地之心九州之脊欲升高極遠五岳三峨足矣始發足而問崑崙鮮不僵仆中道者然惡可以衡岱廢崑崙也况五岳三峨既陟其顛崑崙或可循級而至耶自弇州

伯仲之沒不肖每一吐詞捫舌輒止顧今日所以道
州即異時所以道執事抱區區之臆而不一驤首長鳴
于伯樂之前非夫也蘇文忠公謂言有大而非誇達者
信之衆人疑焉當今之世所稱達者舍明公誰耶近讀
老杜存沒詩悲嘆隄集因作八哀篇首瑯琊以識歿者
五君咏首執事以識存者雄飛北地前獨步弇州後自
謂庶幾實錄竊以明公與長公一時並起無論文章殊
絕即人品度越古今要皆巨賢刼中一二創見匪可以

世代論也弇州抔土未乾而生前所素卵翼駸駸叛而
之他薄俗紛紜殊可鄙畏天幸明公以厚德偉度鎮定
其間第恐更二十年前輩風流邈不復覩矣言念及茲
令人太息伏惟強飯自愛努力景光以對玄祐不宣

奉少司馬汪公

客秋天幸瞻竚台斗于湖光山色間辱公倒屣龍門齒
諸國士而大篇日揭錫以千秋尤末學後生沒世之感
豈直鏤銘心骨而已婁江之行獲侍杖履遂得載晤兩

王公張司馬暢飲劇談皆非人間世所有函關紫氣高
陽德星平原豪舉古今三盛事不旬月間咸躬邁之抑
天幸中又有天幸矣旋舟日小駐中途遂致相左武林
握手倉卒臨岐言念河梁悵惘欲絕不肖返舍後困臥
衡茆日尋湯藥馬齒浸長樹立茫然未審將來能以寸
尺慰藉盛心否公碩德偉望大業鴻猷社稷華夷繫籍
輕重茲尊服告除海內蒼生喁喁綠縢寧終靳一出以
酬名世之責耶璽書旦夕南下麟雖病且憊猶能持雙

柑斗酒遲彩鷁于嚴陵歌大厦之章以壯行色也

雜東汪公談藝五通

何主臣將至慧月天人傳讀之神爽飛馳真使人有乘
查犯斗之興自昌黎毛穎兆派西來祖襲紛然至于獨
成一史總之不離子長故躅執事茲文躍出則前人撰
述併廢一朝不知後有作者從何措手耳

二

辱垂示鴻篇古風蒼勁閒遠多得黃初意象視東西漢

溫夷稍遜然無一語入梁唐諸人歌行步趨王岑幾乎
十肖五六五言律整而健實而沈絕句雅而沖新而峭
至七言律高華儷密雄大精深千鍊為格萬鈞為字歷
下武昌真可鼎立為三而排律之愈出愈奇益多益善
又非吳李等班當議之王氏伯仲耳今五尺童子能知
公文而白首藝林者于明公之詩或未能悉窺壺奧明
公不鄙而令不肖評定之不肖不敢有所隱亦不敢有
所私謹粗據管窺以復惟大方萬一采焉

三

大雅堂四劇雖文彩翩翩而精嚴密麗工極人間自當
為南音絕唱元人第長本色耳稍入紛華即闕鄭王高
不無冗複之累視明公才情奕奕而峻潔清冷一塵靡
染者竟代寥寥何時更叶北音集長勝國使崔蔡三家
不得專門前世亦藝苑之賞心也近作十卷漫呈知執
事朝來且噴飯盈案矣

四

近讀山陰徐文長氏四聲猿惟壓卷襴正平罵曹氏一章佳耳中饒本色雋語矯矯不入南音細檢之字意亦多複雜且用韻時有重者此勝國名家通病益以見執事之超然非良工苦心故未易識也梁辰魚紅線足稱本朝雜劇鼻祖豐而潔麗而清繁而不亂第本色頗為彩繪所勝若浣紗則終篇無一佳語往往鄉社老人動止供笑矣且執事水雲深處南北詞寫夷光少伯心事委篤如訴而文極雅緻即元人煙波釣叟三舍不遑彼

不知遵用而自出譚語結案去為蛇足者幾希徐四劇
自首章外木蘭差可誦餘亦庸庸門下皆已覩否

五

白岳海內名區而舊志篇章遂無復致佳者當以執事
四律為開山祖也惟文亦然不肖十二章分咏諸勝概
頗為不惡方之盛賦恐不能馳躡後塵耳人旋附去須
大手鐮削之

自歛歸再報汪公

奉違几杖炎沍載更矣追惟曩歲棹孤航浮夜雪沂四
百灘伏謁太函之下執事倒屣而進之把臂談天屹揚
今古上窮羲昊中覈漢唐下綜昭代製作污隆體格高
下燃如懸鏡茅塞洞開爾乃升安昌之堂入高平之幕
卧汝南之榻傾北海之尊無晝不游無夕不燕登山臨
水窮日落月誠生平之豪舉寓外之極觀也瀕行辱長
者高車餞別浦激順流東下疾于乘飈迴望三天子都
不啻霄漢西風翹首黯爾魂銷惟是鴻筆大篇奎聯壁

耀衡茅之下日奉周旋九鼎萬鍾概無論矣仲淹溘沒
痛悼不勝幾欲持生芻絮酒奮飛谷中且以其間樞挹
末光重修社事而病冗交妒行或尼之新春伏惟尊候
萬福盛德大業富有日新玄貺特綏無庸贊祝慨惟嘉
隆先達喪頽略盡瑯琊墓木行且翳然獨執事崔嵬靈
光師表一代穹苞壤負岳聚川巖文軌所通無思不服
蓋皇王之烈匪霸伯之勲葵丘城濮咸在下風軻氏所
稱以善養人中心誠悅于今覩之桃花源紅霞千樹絕

勝武陵慢亭雲氣五色亭亭如車蓋執事當茲春和景
明之候乘肩輿出郊遂挾二三門下尋歷舊遊簫鼓競
前絲竹沸後寶釵旁列珠履錯陳西方南面曾無越是
座中太寧雅歌少廉雄辯士能狂興故應靡滅昔時第
桃葉渡江蘭陰隔水二仲翩翩又弱一個恐銜杯念及
時為憮然耳長君久客廣陵比復何似次君汗血異常
行且歷塊空羣蜚聲天廡矣大集荆氏迄工方揭日月
而懸宇宙奈何令鄙人一朗誦之偶值便翔起居記室

惟葆攝天和以膺遐算不宣

報汪氏二仲洎獻于肇元諸昆

司馬公以文章命海內所謂五百年而一覩者迺二足
下以同氣懿親左提右挈更倡迭酬不出家庭而聲走
寓縣豈三天子都清淑之氣蓄之千古而未洩而一旦
盡洩之峪中耶自二足下以字顯而求羊兩生措足無
地行且削迹避二足下詎惟驃騎之名第五不減即司
馬公命世大業安得如隆準所云孰與仲多哉獻于肇

元兄弟並復佳否異時躡屩峪中觸目見琳琅珠玉也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四

明 胡應麟 撰

書牘十四首

報皇甫司勳

憶髫歲過吳閶伏謁龍門之下冀瞻望顏色一奉教言
適明公卧病精廬掃絕塵軌即片刺無繇自達訊諸閣
人知河魚作楚旬月矣嗣是菰蘆之間率扁舟夜度盈

盈尺水夏若明河每長嘯臨風未嘗不竊嘆御李之無
自也客歲遇周公瑕于燕市極口稱明公注問雅情方
圖謁姓名于左右而子鳴持大教繼至則司勳全集爛
然辱長者之垂施焉僻壤鄙生胡沔膺殊寵至于斯極
豈明公過聽二君子以不佞獲天蠡海而窺于雅道之
萬分耶不佞嘗僭謂五季以迄勝朝六代三唐流風掃
地弘正諸公銳情復古要以振起當今可耳揆諸曩昔
恐叔敖優孟後世不無異同何者弟子高師一著僅及

其師北地信陽之才不能越馬班李杜而詩文製作復
壹稟陳規則奔走步趨固已逡巡塵後矧時代所壓有
未能盡超者耶故不佞嘗以當今之世不可無何李而
尤不可無明公非苟為佞也明公菁英天授視三唐六
代殊自錚錚而業以功深境由玄詣語文則縱橫自得
變幻從心語詩則色相盡空神情獨會試以司勳一集
上律齊梁諸子大厯十才高者逾軼沈謝錢劉平者不
失陰徐郎耿即前人羣然復起有能增損隻字者耶生

平骭骭獨于明公傾嚮渴饑北鴻遄發敬附八行未竟
緒言胥之面晤

再報子循司勳

王次公云千秋而下信陽北地容有廢興觀察迪功必
無絕響僕三嘆其知言若執事六代之文含沈吐任鑠
顏凌謝五言之律苞元孕起驟冉馳曾詎惟十得八九
幾于毫髮亡恨且超乘而前矣故嘗謂何李徐高西漢
盛唐而不足者也執事江左大厯而有餘者也絕長補

短政爾相當今之為劉為呂不佞以為皆非也即散體之文長句之律勢所難兼然所謂同能不如獨勝也

報徐子與

元美蹈海黃金臺館閭其無人頃天幸明公上計明堂一時諸子雲合景從華陽碣石間復為雋國第迴眎往日西曹不無逕庭所謂極盛難繼耶不佞蹶蹶蹇蹇驢風塵眯目二千里入長安僅明公日夜周旋差無憾耳惟敬座中載奉談笑穆生醢酺周郎醇酎依依心醉寤寐

念之辱諭鄙言獎提泰過嘉隆弘正邈矣前修何敢以
邾莒之賦妄意代興惟長者不棄成言所謂蒼蠅絕塵
政自無妨騏驥南皮之會面叩不宣

報張肖父司馬

車騎過婺城辱枉訊家君下逮小子屬萍梗江湖不獲
從澌水羣兒竹馬之後抵舍讀諭教拳拳彌感且愧明
公材兼文武任隆將相古今詞客力屈事功至明公迺
一洗之寓內抽毫孰不仰沫壇坫之下願惓惓以雍然

一代謬借芻蕘豈過聽瑯琊愛忘其醜耶青衫上謁遂
承破冗過存大貺丘山逾切蚊負之懼偶司馬公訂期
三弁暫別高牙春深旋越晉謁不宣

與吳明卿

不佞束髮習詩歌則聞寓內有明公矣于時直以明公
齊驅五子狎王葵丘耳既稍稍習見諸君子製作集衡
而篇角之迺知明公材力固伯仲濟南而沈著森嚴雄
深渾麗句百鍊而字千鈞蓋上自開元下迄嘉靖直接

杜陵五七言律者明公一人而已不佞少遊京師於當代名家靡不接席至心所獨醉弇州而外惟是明公每誦臧甲諸編輒神明爽然為國朝詞場一大快第楚越蕪葭美人千里無由縮地少奉晤言中常怏怏竊謂明公亦同此懷當今左袒濟南十夫而九不佞時抗論焉惟王次公所見略同自餘鮮首肯者計惟明公能自信之百年而後公論迄定不佞其嚆矢耶詩數三編近頗行世辱長公驟許以為千慮之得汪司馬公亦以公心

獨見濫推揔之私衷謬臆廿載以還逢人囁嚅不輕吐
者比歲沈疴枕席竊恐溘先朝露不得已出之中間數
則僭及明公聊用附諸隋和之末然非緣是以求知下
執事也黃孔昭過潑水極稱注問雅情敝邑童生者頗
習詩景慕高風銳于饑渴且夙聞邑之方子嘗蒙顧拂
輒躡屩負笈遠謁門牆惟明公與進之

報灌父宗侯

讀中州人物志洋洋乎鉅麗之觀也無論文章典編班

范而下邈焉寡儔至采掇之勤揚扅之當真宗國之著
龜昭代之良史矣李何王高等傳尤見執事精神所注
昔司馬子長纂史記而奇文特發於游俠刺客間至今
儒家者流恒誹其庸庸詎若執事極意表章皆學術才
華羽儀盛世之士也此書成而諸君子不相與愉快九
京以執事為地上知己者僕請任之不佞下里顓蒙甫
學聲韻管窺蠡測曾不足當楊氏之烏寧敢自附公家
之駿迺大教過情推挹至並舉中原豪傑責望將來公

所以弘獎氣類庶幾追配古人藉第令一么麼海上鄙
生胡以肩荷也嵩高二室不佞夢寐之中日夜覩之乃
今獲以童子當國士之知入洛之懷何能復已冬初策
羸馬曳長裾追逐羽蓋於三十六峰之上俟孝王之園
雲花十丈登臺染翰與執事同賦之

與黎惟敬三通

四千里入長安門冀得荊州一面耳乍傳車騎抵潞陽
瞻望踴躍亟擬策蹇衛馳叩行軒則連朝風雨妬之惟

寅見枉以長者邇讀鄙言謬相擊節有欲避三舍之稱
令人惶怍無地齒牙餘論一旦獎借至斯顧異時國士
厚知胡絲報塞孫陽氏佇足冀野馬羣遂空要以駟駟
渥洼無難厯塊迺不佞之駕劣豈其人哉裕卿往敬布
腹心縷覲願言需之異日

二

西園盛集公豪興遄發浮白玉舟百餘醉中作二西山
房四古隸咸稱奇絕僕楸枰藉公靈爽亦屢占上游同

座以裕卿大北為耽耽不平然莫能一籌難我也

三

詰旦惟寅載酒肴拉公洎思伯裕卿在明同登顯靈宮
閣晴雪萬家縱目昆明太液間何異曾城絕頂二小羽
士風度迺致佳且善謳霓裳三疊公當蚤一振衣也

報歐楨伯

片語壚頭遂成宿契高陽十日逾越千秋而鉅筆鴻章
懸揭海岱即無賴南征未嘗不爽然自適也衡陽巫峽

之間魚沈鳥浮迺病子株卧一丘足音屏絕騶從自楚
而蜀蜀而復閩與武夷君酬酢歷歲無繇致一耗于門
下至先拜大教之辱媿罪何言陸生行附致懸耿涼秋
躡兩青鞋訪公白下當令燕磯牛首山川色飛耳

再報歐楨伯

諸集高華秀朗世所共欽迺使事之工聯類之富綺而
不繁大而能化則自老杜外惟弇州伯仲洵歐先生三
耳仲默于鱗名高一代要以風格興象抵掌開元至綜

貫百家下上千古非其所務亦非其所長良工苦心同
調濶疎知我罪我斯言不易承秋深言返初服公赤幘
藝林方為海內所急胡能一旦飄然即欲南歸何哉近
舍西泠遠尋南岳大江風濤舟楫不易輕舩浙上無異
康逵僕病且憊猶能攜斗酒相遲溪頭為布衣十日飲
息壤在彼惟門下母他圖焉

與黃淳父

少讀五岳山人集私衷竊勃勃鄉往焉顧墓木已拱無

絲一把臂吳楓秋色中已復從子鳴諸君讀足下句曲
諸篇嘆曰勉之不死矣過金閶亟擬懷片刺卧齋頭縱
談千古屬家君北行期迫無寸晷之暇頃歲因緣裕卿
始獲通聞問下執事旋辱手札報以瑠瑤古調清聲隱
映眉睫不惟恍覩足下且恍覩足下先君子矣中原何
李勃興詞流雲集而載籍極博未覩其人爰自尊君超
乘而出蟲魚科斗精研極索詩文縟贍雅亦稱之迺足
下天挺才情諸所結撰形迹不傍色相都空蓋尊君鏤

金雕玉而足下初發芙蓉猶之光祿臨川各擅其美本
朝藝苑相承聲華奕葉者江夏之外耳目無雙矣裕卿
翩翩豪舉布衣之俠意氣難干獨推轂足下不容口酒
中輒稱足下往客金陵攜漢玉巨觥入長干東南諸曲
潦倒酣暢美人持箋索詩及書者數十輩足下手不停
揮俄頃成集逾令人寤寐高雅垂虹亭月色萬頃何夕
維蜻蜓小艇放歌散髮同載而南也

與周公瑕

憶從家大人謁刺門下不佞僅十齡耳于時瞻望顏色
竊以門下非今之人也古貌古心夙出塵壒當求之幼
安叔度間方令江左第一流宜無過者北抵燕中華陽
碣石豪雋如雲不佞猥以微詞為惟敬諸君賞識獨恨
無從接門下一談戊辰南返輟棹吳閶適門下受聘東
諸侯玄纁蒲輪為黃金臺上客秋杪載抵燕中亟訪寓
舍則風馭泠然出長安旬有五日矣竊嘆名流契合古
昔惟艱胡不佞于門下載世通家而齟齬道途若斯之

巧也已物色一二酒人咸以門下讀鄙作于管秘書席
上擊節咏嘆有可冠四壁之稱令人既感且忤門下三
十年藝苑名家迺不佞蚓竅微吟庸詎足當晉人一呖
而不惜齒牙輓推至此益信門下古之人而匪今之人
也自今以往僕固奮蹶竭趨期無負九方之盼而銜策
馳驅以終竟大惠所望于門下豈淺鮮哉吳使再南率
爾陳謝子循淳父計旦夕操觚聚首幸晤間一為寄聲
秋色吳楓臨楮瞻企

再報公瑕

鄭文學以誌事及門牆漫枉側理數番索書仲長統樂
志嵇叔夜養生二論垂省入矣憶與足下晤金閭迄今
淹冉六載吳越相距一葦非遙而音問濶疎茫如異域
乍冬計偕而北屈指過姑蘇首詣足下信宿天池登蓮
華峰絕頂歸拉幼于伯仲痛飲俠香亭却假吳娃雙槳
載足下虎丘啜茗千頃雲為別亦大快心事而春期迫
甚竟為二三仝人所尼踉蹌解維亡論勝緣抹殺即數

字不及相聞想像夜泊寒山江楓漁火一段旅人況味
今猶蕩蕩胸臆間瑯琊公歸卧祇園主盟斯道而足下
以古心玄覽左挈右提一代風流于斯為盛觴咏之暇
曾否齒及胡生耶彭廣文來知足下健態猶昔七十老
人篝燈夜坐作蠅頭細書終篇無一潦倒大似廉將軍
飯斗粟據鞍上馬時何修致此矍鑠艷羨僕年甫
不惑老境已種種迫人聞足下內好尚未衰諸姬玉立
當御美哉周郎南面之樂胡以過也承春深游目湖上

桃花柳色念之令人奮飛計三吳奧區足下皆幾殫歷
迺嚴陵仙都赤城二雁宕併不腆金華三洞天咸僅僅
咫尺胡乃靳此數百武令大川名岳不一漬周郎筆跡
高秋涼爽作十日布帆計便足了此足下果有意乎青
鞋皂帽惠然南來則蘭陰之下尚有挈長生瓢負九節
杖以殿遊屐者毋若子猷之興盡也穉修才猷揮霍而
局促一羶唐人雜纂所謂窮波斯病醫人不識字措大
殊邈不相稱可笑第此君伶俜瘦骨日擁如花卧床第

尤似非宜天女維摩故自病中有宿分人匪羅什吞針
實難不見許旌陽炭婦耶渠極傾倒足下不惜齒牙一
為破除此障恒河沙界功德也華陽碣石間諸酒伴比
來一一相聞否新墳宿草觸目友生惟敬壽承思伯子
鳴裕卿謙之先後作白玉樓客天留足下為吾黨中碩
果何時面孔相向臨風悵然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五

明 胡應麟 撰

書牘十五首

與大學士趙公書

長君至自燕中甫解裝則大教發焉盥誦載三泠然金石之音從天而墜而二錄細縹互睽又恍然紬石渠之秘而披芸閣之編也以相公執事端居廟堂密勿之中

萬方待命而不遺草莽軫念衡茅至于斯極即古上臣
休休吐握一饋而七十起者奚殊哉伏惟執事躬聖賢
之學負豪傑之才自蜚聲玉堂正氣直節已岳岳動海
內茲起昌辰握鼎鉉調元化運斗樞登庸以來三光順
序百神受職黃童白叟霑溉雨露此大人正已物正感
格帝衷之明驗也頃窮邊小醜戕賊主帥負固重城奮
螳臂以觸天朝而日本兇渠陸梁島嶼襲奪我藩邦狙
伺我甸服東西二方亦孔亟矣執事聲色不動簡命元

戎授以方略不逾旬月叛黨肅清父子纍纍組繫闕下
若割羊豕迺比者又聞平壤大尅羣倭鼠奔封豕長蛇
旦夕殄戮即公旦徂征山甫薄伐僅此繼見裴中令之
平淮范叅知之懾夏皆下風矣不佞以通家世誼竊覩
末光陰受太平之賜慶幸曷勝自惟迂謬狂疎生彌寸
樹惟是佔俾呻吟羸二十載于古鏡歌鼓吹等曲竊覩
一班將追倣韓愈氏作為詩詞以鋪張武功揚詡聖德
且俾天下後世采錄民風參稽野乘者備知執事垂紳

正芴措天下于太山若此雖然片曝之衷竊有獻于左
右夫統萬之平也固繇社稷之效靈廟堂之定策與夫
邊將之戮力逆黨之天亡亦以西倭諸寇玩弄我掌上
出入我彀中無復英雄之度故也今大衆解嚴人心懈
弛反側得亡有未安乎瘡痍得無有未復乎萬一鼠穴
餘兇規圖前事勾引羣寇中之饕餮者乘我無備出我
不意蚤緣復入竊據為姦海內英雄藉之而起其憂更
有大于曩日此不可不為蚤計也夫平壤之尅也功則

偉矣顧巨寇方張詭變叵測懸軍絕塞主客勢殊樵采
易撓飛輓難繼情見勢屈何以自拔昔魏太武禽赫連
昌于統萬旋即罷歸定以殘孽招合燼餘更據邊陲幾
為勍敵竭國之力而取之唐文皇以古今善將將天下
精兵頓安市堅城之下竟不能一抵平壤亡功而還至
宇文述漚水之事足為永戒雖繼絕存亡除兇伐叛堂
堂天朝王者之師非前代驕卒貪帥兵出無名者比而
二方故轍昭灼簡書草茅書生良不能無漆室之憂杞

人之戚執事方博詢寓內石畫以興太平豈遂以不肖
為狂為迂也竊以當今之策西事已寧者宜速諭指邊
臣一切澡濯其前非而更張其敝轍行寬大之政養和
平之福開生息之源柔詿誤之徒收桀黠之效而明斥
堠于外詰戎兵于內俾士懷其安民忘其敗庶瘡痍漸
復反側自安十年之後葆大藩滋更為雄鎮雖有狂寇
息其狡心東事之未殫者示以便宜戒之深入毋貪功
毋玩敵毋養寇而俾我大兵之戍遼左者多為之形援

四張其聲勢務令吾一身血脈呼吸關通即有緩急辰
發已應使朝鮮之君徇行境上招徠其攜貳傾誘其散
亡彼腹臣心旅貴戚遺氓聞故主尚存而天朝為之規
復將揭竿斬木以割仇讐簞食壺漿以逆戎陳然後出
吾兵之據平壤者椿其心發吾兵之戍遼左者擣其腹
彼欲去弗能欲戰弗角欲守弗固不半載而醜類之馘
懸于橐街可也吾誠若是則振古之功成善後之策備
執事所為上報主知下厭衆望者烜赫炳耀竹帛旂常

高揭大書詎惟我百里光即垂諸千禩永永不朽矣以
執事之明燈如衡鑑而不肖一書生謬談天下大計至
此可為捧腹然古今載籍事有類此無慮數端則皆歷
覩其利病而不敢以無實之空言進也惟執事者熟察
而審計焉倘萬一以為可采則國家幸甚桑梓幸甚

報少宰趙公

企瞻垣斗載歷歲時屬賤疾膏肓即長干嚴瀨一水盈
盈莫能鼓枻而東以庶幾旬日之誨迺尊者之賜儼然

辱先臨之盛藻華緘煥逾九鼎感私謝臆殆將奉以終
身竊惟執事剛方之氣宰律萬仞鴻偉之度周暨八埏
寓內蒼生若近若遠拭目繫心久矣茲留都暫借天假
晝遊旦夕徵拜大廷舟楫函夏身係中國安危俾宇宙
東南千古生色詎惟嫠人一方私祝私慶而已承弇州
晨暮聚首文殊摩詰二大士互說妙詮將遂令大地山
河六種震動若何令須菩提舍利弗輩與聞之首夏清
和南中多暇雨花牛首高座諸勝日嵯峨尊俎間倡和

篇章動盈卷軸願一一致歸勒飛雲片石之傍為異時
靈洞山房增一卧遊公案也

奉大司空朱公

鄭商行肅狀起居尋挾書北上日踐踐牛馬走中首夏
南還晤長公知福履方來不任私慶翁累朝宿德一代
元老雖逍遙綠埜怡神太虛而鴻烈駿猷屹然與匡廬
南斗參峙大江昔人所稱身係中國安危殆非虛語應
麟忝收國士亦越十年碌碌塵埃亡一善狀屬者稍欲

以雕蟲自見而幽憂疾疢日尋湯藥文園病軀青蓮傲
骨長康慙態孟郊窮愁無茲四子合為一身無昔人之
寸長有古者之衆疾當今棄物自揣其尤落羽端歸勞
苦徹骨叨竊洪庇遂煖桑榆圖書萬軸金石千卷蝸涎
鼠壤差用自娛且遁迹廣川長谷遂其幽深間以畊釣
之餘成一家之業庶幾上酬教毓盛心生成大德而二
親在堂旁無庶弟下寡弱息顧戀徘徊未便長往惟我
師相始終造之家君比歸自滇父子晨昏頂戴高厚非

言所既明府使西附致犬馬新霜乍寒珍攝道躬為宗
社為生靈自愛不宣

奉滕中丞先生

春暮蘭陰一瞻道範屬樓船迅發悵惆迨令師碩望駿
猷昭揭寰宇宏才絕學振起東南茲偶以萋菲莠言飄
然岩穴青鞋布襪徜徉幔亭九曲間即考亭無能擅嫩
前代何論東山謝公第海內蒼生喁喁旦夕恐神龍威
鳳終須一出以副霖澤羽儀之望非岩穴能久佇也應

麟於於越諸生最辱空羣之顧迄今幽憂枕席尺寸無
聞追惟曩昔國士殊恩慚汗浹背迺嬰疾以來烟霞泉
石愈結膏肓究竟未知面目何似或藉師靈寵得少以
著述自係千秋庶不負教育生成億萬分一耳春深藥
餌稍讐將負笈春糧介武夷君伏謁函几于三十六峰
之下權歌漁唱昕夕周旋知龍門之不見拒也

與王世叔通侯

曠觀風儀載歷歲矣伏惟節旄金印坐鎮長淮芻粟如

山鯨鯢屏息社稷重臣當代無兩而偏工餘事漁獵詩
騷又且騁曹劉而軼韋孟豈昔人所謂天授非人力者
耶何全智獨稟也至虛懷樂道忘分下賢若禹周之據
饋吐哺則原嘗四子不足齒牙矣不肖猥以庸樗謀蒙
采拾中懷耿耿每遇西風何嘗不振袂長吟冀追逐三
千珠履晤對笑言于清油幕下至夜雪谿頭輒思浮輶
舳入剡曲一問安道故居惟是病廢以來班白在堂孩
提在抱加之賤荆淪喪半壑之外步武惟艱所冀明公

亮其疎節不以人間世禮法督過之幸之幸也說仲使
旋附訊起居主臣無任

又

辱諭皇明詩統舊輯古近體僅六十卷稿垂脫而奔走
江湖以卷帙浩繁扁置子舍第五七言律自隨易惟效
使君偶覩稍命增入弘正前名下諸公什之四三凡耳
目所及概不敢錄慮或漏遺故也蜀中業已梓行君侯
下問惓切謹仍錄首卷以上惟俯為藏拙焉

報郭舜舉觀察

曩客武林一奉末光于湖上即單辭片語而古心古誼
令人如醉醇醪尋復晤對郎君喬梓風華交暎眉睫羈
懷旅況淘遣一空新秋拜命華緘副以鉅刻于時披誦
踴躍擬趨叩行館以罄宿衷則文駕前發關外念之悵
然闕

行恍晤顏色丘山之惠既感且慚胡長
者昌歎鄙人至于斯極也不佞樗櫟散材志無廊廟謬
知當路跬步覲顏頃復自放丘園奄冉廿載而數膺家

難載涉風塵茲馬齒日衰倦遊彌劇加以高堂八旬弱
息三褫病荆床蓐瘦骨伶俜而欲以青裙白髮塗抹于
五陵年少之前寧不滋其捧腹也長者垂神委篤漫爾
及之二詩少致仰懷并希鐮削蘇堤岳墓花事漸饒軒
車至止更圖握手以惡愿言

再報舜舉

明公一代人倫千秋匠哲頃嘉隆諸老相繼喪頽詞場
尊宿指無多屈靈光一柱行且頽頽大椿以覆庇海內

寒士胡來諭之謙謙也名篇華什麗爾清新大厯黃初
縱橫信手揭之座右日奉周旋附復不既

與楊使君

憶二三君子結社都門時也執事實以大雅王盟其間
而不肖之獲從諸君子後則執事以通家子進之朝夕
坐隅揚權古今摘剔瑕謬執事所為功德不肖甚盛也
俄執事有滇中之命二三同志次第星散不肖亦以隨
侍還越每追念舊遊側身南望萬里之外神爽欲飛方

日夜以淮陽之名為執事祝迺聞執事竟拂衣歸矣潑
雖孔道不肖故多病謝客無從通尺素以候起居曩者
稚修來邑私竊自幸可緣是一奉大教俄而此兄物化
竟爾中輟媿之媿之邦相丈至詢知道履萬福裕卿繼
來稱述近況竹林風致宛然猶昨江右山川比之京洛
故自不減第曩時坐中小阮竟屬何人含杯之暇故未
能無念不肖耶執事偉望碩才上之當握管大廷黼黻
皇度下之亦當秉鐸一方鎔鑄羣品迺以盛年屏迹田

里豈造物者忌才抑固將用是成執事千古也執事無
苦丘明氏所稱不朽豈獨區區功名際哉後世知揚子
雲固百倍于當時知者奚以解嘲為也小詩一章聊當
奉憶并屬邦相使致之

報大司寇李公子安

於越鄙人跼伏草茅於當代鉅公鮮所知識顧自髫髻
往來京洛間則伏聞執事高風冀一握衣門下蓋匡廬
南斗之仰十禩于茲矣頃者邦相明府以舊知來邑朝

夕聚首楊圻藝文每屈指當今匠哲輒推轂明公不啻
口出因間請大集閱之恍然若入清廟明堂觸目皆天
球彝鼎誠希世之偉觀而藝林之奇構也于時附驥之
思寸衷飛動妄冀一廁名簡末自係千秋而邦相遽以
校讐見委且盛稱執事廣心偉度靡擇芻蕘遂輒因明
府之言濫加次第自顧菲才陋識管窺一二無異醯雞
旦夕兢兢獲譽大君子是恩迺重辱使者遠將筆札副
以腆儀慰誨勤惓賜予逾越感恩沐德鏤蝕肺肝伏承

嚴諭盛欲以俚語弁之卷端尤非眇薄所敢聞命夫文
逾左氏而徵序士安賦越隱侯而邀賞元禮執事固撫
謙亡已迺賤子之弗量其何假以自文涼秋具草印正
大方或仰藉寵靈獲以塗抹之餘玷名山之籍豈直惟
萬鍾五鼎榮莫並之不腆賸詞且日月偕永矣來鴻促
發草勒謝悰緯羅一襲絲布一端附使者西以竊比于
越裳之貢

報陳京兆玉叔

陸司成攜大集至盥沐誦之如清廟朱絃華堂白紵冲夷粹雅三歎而有餘音文則周鼎商彝隋珠卞璧古色黯然精理瑩然亡絲微可瑕摘也古所稱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有德者必有言亮哉乎不誣矣尺牘纒纒數百言靡非肝腹至詩數筆鼓二序快哉公以千秋惠我也公名篇鉅製流布遐邇雞林之徵捐金購募或終歲不能得片言鄙人顧未及請而兩得之公之溺愛鄙人迺至于斯極而鄙人之庇藉寵靈懸諸日月不將與二序

無窮耶天尺樓詩草綴上二酉園遂得五言古一章并
心遠堂萬綠軒冢君所命皆成之一日者不佞之索居
而離羣也久矣惟大匠斧削焉

與玉叔

僕嘗謂公雅量足以鎮一世高誼足以驅千秋廣心足
以容萬夫虛懷足以傾四海無論當代賢豪聲氣輻輳
即韋布山林晚進末學片長寸善對非不遺達公之志
匹夫匹婦有弗與被吐握之澤者且引為己幸焉雖謂

公藝苑中伊周可矣洎公之晉而留都海內同聲莫不
舉手加額冀公立躋三事高峙岩廊為文章吐氣而寒
素之流尤汲汲焉所望于大厦之庇可知也迺公則竟
以留都歸也豈道大莫容自昔固然耶將公取精造物
者衆而不能毋小阨于位耶將造物者故小阨公之位行
且大昌公之樹以永賴于千秋耶維是謝公不起蒼生
之望惡能釋然逮今雙鬢未蒼二屐猶健優游東山花
月間小適歲時一旦蒲輪入楚終當出建掃除天下之

業而以其緒餘雨澤東南半壁俾人人以太丘庇我庶
明公素志為允愜而當代瞻仰為不孤哉夫雨花靈谷
之勝不佞往來方寸十載矣計且因公一縱其遊目方
束裝而驟聞公之促駕歸也夫安能無望于公之復出
也

與吳大叅座師

急足過蘭辱師俯念門牆將致大惠感戀之深淪浹心
髓亟欲叩謝薇垣屬家慈宿疾未平每歲之中暑候尤

劇坐是未克裹糧東下罪狀何言師名世偉才藩叅之
擢越在疆場寧足為久借寇公地然臨安一郡遺愛萬
家茲者建高牙擁大纛坐嘯其間湖山列庭雲霞屬路
徵輸之暇時一巡行使錢塘士民嘖嘖稱羨此前使君
吳公也豈不亦快心壯遊哉雁蕩烟嵐六橋花柳數歲
之中兼撮其勝師殆玉皇香案吏暫謫塵寰非復世人
也嘯歌成帙愿發郵筒涼風伊邇倘許以青鞋布襪唐
突干旌當買孤槎犯雪浪奉候于龜赭二峰之側江湖

千丈絕勝廣陵門下生老矣猶能從師賦焉

報羅觀察

俞生至自豫章首出華緘副之麗簔蠅頭蠶繭清風穆
如公海寓達尊震旦老宿俯視不佞辟諸一蚤一蚊勞
于何有迺不棄芻蕘先施草莽多方汲引慰誨拳拳即
有胸無心寧不寤寐奮飛冀執鞭弭于門牆之末惟是
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政恐太上之途非凡質鈍根
單刀可入耳鴻歸草勒陳謝新秋涼適擔簦躡屩候公

廬岳之巔雲屏九疊瀑布萬尋勝概大觀惟長者指示
以洞開茅塞幸毋曰游夏弗能贊一詞也

報劉君東

頃歲偕吾丈握手清源碣石間一別便如夢寐迄今十
載餘矣接大教迺知丈已高尚不赴公車者久矣僕邇
歲以賤荆淪逝株守一丘無復計偕之念意丈飛騰雲
漢搏扶搖而上九萬不謂亦同此懷也人世浮榮電光
石火區區蝸角雞肋何足論哉職方公集夙所嚮慕而

往時收錄僅得數卷今大編勒成殊快仰止之私怡園
佳勝種種暇當如命作一記奉贈不敢負諾也令壻英
英玉潤足為後進中領袖而忻慕不朽之業尤為難事
亦吾丈翁壻之間意氣所注致足欽也詩數一部中間
持論頗為藝林所許其國朝一帙首論國初諸公便以
職方公為領袖其時談藝之士未暇及尋也今俱為友
人攜去僅一部留杭者存而紙素漶滅以兄所必欲見
者輒附請教幸笑存之伏枕口占一律聊致鄙懷外新

刻一部詩扇二握方墨四函奉上病瘍不見賓客者兩
月餘以公手札勉起與令壻相接粗糲匆匆不能留為
平原之飲異時丈或乘興完溪上之盟當傾倒十日以
竟此懷耳十指憤憤不復能作蠅頭書亦計丈高雅不
復以世法相束縛耳鴻迫萬不一申既惟照亮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五